

二十四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三

曰下 癸 昇元放甫評點

第一百三回

李國勇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秦人每一出師必收名城畧要地今以五國之衆攻一渭南而
不能克已是無用可笑秦人欲謀掩襲既幸有彼中人洩漏其
計正好將計就計以圖建功黃歇身爲上將而乃聞信先逃以
致各國數十萬之衆空自往返一番遂使秦人愈增氣焰成其
併吞黃歇之罪大矣及聽李媽之計欲以異姓篡宗暗奪君國
天理良心喪盡矣朱英之說不行殆亦天奪其魄也
托大自尊最是壞事黃歇之見殺于李園只爲自尊托大耳

樊於期大有丈夫氣事雖不成然有此一討亦殊大快人心不可以成敗爲優劣也

話說龐煖欲乘敗燕之威合從列國爲并力圖秦之計除齊附秦外

韓魏楚燕各出銳師多者四五萬少亦二三萬共推春申君黃歇爲

上將如此庸材豈堪當此大在歇集諸將議曰伐秦之師屢出皆以函谷關爲事

秦人設守甚嚴未能得志卽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難咸有畏縮之心

若取道蒲坂山西蒲州繇華州而西逕襲渭南縣在西安府卽新豐因窺潼關兵法

所謂出其不意也諸將皆曰然遂分兵五路俱出蒲關望驪山一路

進發直攻渭南不克無用之甚圍之秦丞相呂不韋使將軍蒙驁王翦桓

齒音齒李信內史騰各將兵五萬人五枝軍兵分應五國不韋自爲大

將兼統其軍離潼關五十里分爲五屯如列星之狀王翦言於不韋

曰以五國悉銳攻一城而不克其無能可知矣有得朝笑他三晉近秦君

與秦戰而楚在南方其來獨遠且自張儀亡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

誠選五營之銳合以攻楚楚必不支只是看破黃歇無用耳楚之一軍破餘四

軍將望風而潰矣不韋以為然於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暗地各

抽精兵一萬約以四鼓齊起往襲楚寨將若能軍豈畏掩襲時李信以糧草稽

遲欲斬督糧牙將甘回眾將告求得免但鞭苔百餘甘回挾恨夜奔

楚軍以王翦之計告之難得有此人洩漏春申君大驚欲馳報各營

恐其不及遂即時傳令拔寨俱起夜馳五十餘里方敢緩緩而行殺材比及秦兵到時楚寨已撤矣王翦曰楚兵先遁必有洩吾謀者計

雖不成然兵已至此不可空回遂往襲趙寨壁壘堅固攻不能入此看

便知黃歇之無用龐煖杖劍立於軍門有敢擅動者即斬秦兵乱了一夜至

天明魏韓魏俱合兵來救蒙驁等方纔收兵龐煖怪楚兵不至使人

探之知其先撤嘆曰合從之事今後休矣其實可嘆諸將皆請班師於是

韓魏之兵先同本國龐煖怒齊獨附秦挾燕兵伐之恥饒安

地在可間府滄

州一城而返再說春申君奔回郢城四國各遣人來問曰楚爲從長

奈何不告而先回敢請其故者烈王責讓黃歇歇慙懼不容

便該羞死了

時有魏人朱英客於春申君之間知楚方畏秦乃說春申君曰人皆

以楚強國及君而弱英獨謂不然先君之時秦去楚甚遠西隔巴蜀

南隔兩周而韓魏又耽耽乎擬其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此非楚之

強其勢然也今兩周已并于秦而秦方修怨于魏魏旦暮亡則陳許

爲通道恐秦楚之爭從此方始君之責讓正未已也何不劝楚王東

徙壽春去秦較遠絕長淮以自固可以少安

雖可少安其如人愈弱何

黃歇然其

謀言于考烈王乃擇曰遷都按楚先都郢後遷于郢復遷于陳今又

遷于壽春凡四遷矣史臣有詩云

周爲東遷王氣歇

楚因屢徙霸圖空

從來避敵爲延敵

莫把遷吸托古公

再說考烈王在位已久尚無子息黃歇遍求婦人宜子者以進

這還是好

意終不孕有趙人李園亦在春申君門下爲舍人有姝李嫵色美欲

進于楚王恐久後以無子失寵心下躊躇必須將妹先獻春申君待

其有娠然後進於楚王幸而生子異日得立爲楚王乃吾甥也又想

吾若自獻其妹不見貴重遠須施一小計要春申君自來求我

起想便好

於是給五日假歸家故意過期直待第十日方至黃歇怪其來遲李

園對曰臣有女弟名嫵頗有姿色齊王聞之遣使來求臣與其使者

飲酒數日是以失期黃歇想道此女名聞齊國必是個美色遂問曰

已受其聘否對曰方且議之聘尚未至也黃歇曰能使我一見乎園

曰臣在君之門下卽吾女弟誰非君妾婢之流敢不如命乃盛飾其

妹送至春申君府中

用美人計先已自做烏龜

黃歇一見大喜是夜卽賜李園白

璧二雙黃金三百鎰留其妹待寢未三月即便懷孕李園私謂其妹

嫪曰爲妾與爲夫人孰貴嫪笑曰妾安得比夫人園又曰然則爲夫

人與爲王后孰貴嫪又笑曰王后貴盛李園白汝在春申君府中不

過一寵妾耳今楚王無子幸汝有娠倘進於楚王他日生子爲王汝

爲太后豈不勝於妾乎亦從利害上說人遂教以說詞使於枕席之間如此

這般春申君必然聽從李嫪一一領記夜間侍寢之際遂進言於黃

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未有

子千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於君無恩必將各立其所親幸之

人君安得長有寵乎總是利害二字開口便動得人黃歇聞言沉思未答嫪又曰妾

所慮不止於此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幸禍且

及身豈特江東封邑不可保而已哉黃歇愕然曰卿皆是也今慮不

及此今當奈何李嫪曰妾有一計不惟免禍而且多福但妾負愧難

於自吐實是難說

又恐君不我聽是以妾未敢言黃歇曰卿爲我畫

策何爲不聽李嫪曰妾今自覺有孕矣他人莫知也幸妾侍君未久

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此婦人亦大者妾賴天佑生男異

日必爲嫡嗣則是君之子爲主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不知楚國雖得伏黃歇如夢初覺如醉初醒喜曰天下有智婦人

勝於男子卿之謂矣只是教你做烏龜却是甚好次日卽召李園告之以意密將

李嫪出居別舍黃歇入言於楚王曰臣所聞李園妹名嫪者有色相

者皆以爲宜子當貴齊王方遣人求之王不可不先也楚王卽命內

侍宣取李嫪入宮嫪善媚不知是急楚王大寵愛之及產期雙生二

男長曰捍次曰猶楚王喜不可言遂立李嫪爲王后長子捍爲太子

李園爲國舅貴幸用事與春申君相並園爲人多詐術外奉春申君

益謹而中實忌之及考烈王二十五年病久不愈李園想起其妹懷

娠之事惟春申君知之他日太子爲王不便相處不如殺之以滅其

口毒

計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收置門下厚其衣食以結其心朱

英聞而疑之曰李園多蓄死士必爲春申君故也

好朱英

乃入見春申

君曰天下有無妄之福

無妄猶言出自意外

有無妄之禍又有無妄之人君知

之乎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福朱英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名爲相國

與楚王無二今楚王病久不愈一旦宮車晏駕少主嗣位而君輔之

如伊尹周公侯王之年長而反其政若天與人歸遂南面卽真此所

謂無妄之福也

道易是引頭

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禍朱英曰李園王之舅

也而君位在其上外雖柔順內實不甘

好朱英看得透

且同盜相妒勢所必

至也聞其陰蓄死士爲自己久何所用之楚王一薨李園必先入據

權而殺君以滅口

好朱英看得焦切

此所謂無妄之禍也黃歇曰何謂無妄

之人朱英曰李園以姝故宮中聲息朝夕相通而君宅於城外動輒

後時誠以郎中令相處後乃殿中侍某得領袖諸郎李園

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說出主意朋透之甚黃歇掀

髯大笑曰李園弱人耳又事我素謹死之此安有此事足下得無過

慮乎朱英曰君今日不用吾言悔之晚矣黃歇曰足下且退容吾察

之如用足下之處即來相請朱英去三日不見春申君動靜知其言

不見用嘆曰吾不去禍將及矣鴟夷子皮即范之風可追也乃不辭

而去東奔吳下隱於五湖之間真好朱英強翁有詩云

紅顏帶子入王宮 盜國奸謀理不容

天啟春中無妄禍 朱英焉得令郎中

朱英去十七日而考烈王薨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紹約倘一聞在變

當先告我至是聞信先入宮中分付秘不發喪密令死士伏於棘門

之內壽春城門捱至日沒昏夜好做方使人徐報黃歇黃歇大驚不謀於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十三

賓客即刻駕車而行又復組方進棘門兩邊死士突出口呼奉王后

密旨春申君謀反宜誅黃歇知事變此時方知平急欲迴車手下已

被殺散遂斬黃歇之頭投於城外將城門緊閉然後發喪擁立太子

捍嗣位是為楚幽王時年纔六歲李園自立為相國獨專楚政奉李

嫪為王太后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族子為王而受滅族亦是千古大奇事收其食邑哀

哉自李園當國春申君賓客盡散羣公子皆疎遠不任事少主寡后

國政日紊楚自此不可為矣話分兩頭再說呂不韋憤五國之攻秦

謀欲報之曰本造謀者趙將龐煖也乃使蒙驚同張唐督兵五萬伐

趙三日後再令長安君成嶠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為後繼賓客問於

不韋曰長安君年少恐不可為大將不韋微笑曰非爾所知也好大深心

且說蒙驚前軍出函谷關取路上黨逕攻慶都結寨於都山長安君

大軍營於屯留縣在路用以為聲援趙使相國龐煖為大君扈輒副之率

軍十萬拒敵許龐煖便宜行事龐煖曰慶都之北惟堯山最高登堯

山可望都山宜往據

爲將不可不知地利

使龐輒引軍二萬先行比至堯山先

有秦兵萬人在彼屯札被龐輒冲上殺散就於山頭下寨蒙驚使張

唐引軍二萬前來爭山龐煖大軍亦到兩邊于山下列成陣勢大戰

一場龐輒在山頭用紅旗爲號張唐往東旗便往東指張唐往西旗

便從西指趙軍只望紅旗指處圍裏將來

所以要先占地利正爲如此

龐煖下令

有人擒得張唐者封以百里之地趙軍無不死戰張唐奮盡平生之

勇不能透出重圍却得蒙驚軍到援應出來同回都山大寨慶都知

救兵已到守禦益力蒙驚等不能取勝

可見國無強弱得將則勝

遣張唐往屯留

催取後隊軍兵却說長安君成嶠年方十七歲不諳軍務召樊於期

議之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請屏去左右備細與成嶠叙述

一遍言今王非先王骨血惟君乃是適子文信侯今日以兵權付君

非好意也恐一旦事滅必與今王爲難故陽示恩寵實欲出君於外
文信侯出入宮禁與王太后宣淫不禁夫妻父子聚於一窟所忌者
獨君耳若蒙驚兵敗無功將借此以爲君罪輕則削籍重則刑誅這
說得不差不靡氏之國化爲呂氏舉國人皆知其必然君不可不爲之計成
嶠曰非足下說明某不知也爲今計當奈何樊於期曰今蒙驚兵困
於趙急未能歸而君手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明宮闈之詐
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正恐不能耳成嶠忿然按劍作色月大
丈夫死則死耳安能屈膝爲賈人子下乎惟將軍善圖之樊於期傷
向使者言大軍即日移營多致意蒙將軍用心准備使者去後樊於
期草就檄文畧曰

長安君成嶠布告中外臣民知悉傳國之義適統爲尊覆宗之惡
陰謀爲甚文信侯呂不韋者以陽翟之賈人窺咸陽之主器今王

政實非先王之嗣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娠之妾巧惑先君繼以
奸生之兒遂蒙血胤恃行金爲奇策邀反國爲上功兩君之不壽
有孫是可忍也三世之大權在握孰能禦之朝豈真主陰已易羸
而爲呂尊居攝父終當以臣而篡君社稷將危神人胥怒其叨爲
嫡嗣欲訖天誅甲冑于父載義聲而生色子孫臣庶念先德以同
驅檄文到日磨厲以須車馬臨時市肆勿變

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秦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及見

檄內懷娠奸生等語信其爲實雖然畏文信侯之威不敢從兵却也

未免觀望之意時彗星

俗呼掃帚星

先見東方復見北方又見西方占者

謂國中當有兵起人心爲之搖動樊於期將屯留咐縣丁壯悉編軍

伍攻下長子壺關

地筭能二果各俱路州

兵勢益盛張唐知長安君已反星夜

奔往咸陽告變秦王政見檄文大怒召尙父呂不韋計議不韋曰長

安君年少不辨爲此此乃樊於期所爲也於期有勇無謀兵出卽當

就擒不必過慮

又看得他破不韋虽是奸人其才亦有可取

乃拜王翦爲大將桓齮王賁

王翦之子

爲左右先鋒率軍十萬往討長安君再說蒙驁與龐煖相持等

待長安君接應不到正疑訝間接得檄文如此恁般大驚曰吾與長

安君同事今攻趙無功而長安君復造反吾安得無罪若不反戈以

平逆賊何以自解乃傳令班師將車馬分爲三隊親自斷後緩上而

行龐煖探聽秦軍移動預選精兵三萬使扈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

林木深處

能

囑曰蒙驁老將必親自斷後待秦兵過且盡從後邀擊

方保全勝

又筭得是

蒙驁見前軍徑去無疑放心前行一声砲響伏兵矣

出蒙驁便與扈輒交戰良久龐煖兵從後追及秦兵前去者已無鬪

志遂大潰蒙驁身帶重傷猶力戰殺數十人復親射龐煖中其脅趙

軍圍之數重亂箭射之矢如蝟毛可惜秦國一員名將今日死於大

行山之下麗煖得勝班師回趙前瘡不痊未幾亦死可單亦是趙此

事閣過不題再說張唐王翦等兵至屯留成嶠大懼樊於期曰王子

今日乃騎虎之勢不得復下况三城之兵不下十五萬皆城一戰未

卜勝負何懼之有有勇而無業以濟乃列陣於城下以待王翦亦列

陣相對謂樊於期曰國家何負於汝乃誘長安君造逆耶樊於期在

車上次身答曰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誰不知之吾等世受國恩

何忍見嬴氏血食為呂氏所奪長安君先王血胤所以奉之將軍若

念先王之祀一同舉議殺同咸陽誅淫人廢偽王扶立長安君為王

將軍不失封侯之位同享富貴豈不美哉說得原是正語只是事休太難王翦曰太

后懷妊十月而生今王其為先君所出無疑語可賴汝乃造謗汙蔑

乘輿為此滅門之事尚自巧言虛飾搖惑軍心拿住之時碎屍萬段

樊於期大怒噴目大呼揮長刀直入秦軍秦軍見其雄猛莫不披靡

樊於期左衝右突如八無人之境王翦麾軍圍之凡數次皆斬將潰

圍而出秦兵損折極多可惜如此勇將却沒謀畧是日天晚各自收

軍王翦屯兵於傘蓋山思想樊於期如此驍勇急切難收必須以計

破之計要緊乃訪帳下何人與長安君相識有未將楊端和乃屯留

人自言曾在長安君門下為客王翦曰我修書一封與汝汝可送與

長安君勸他早圖歸順無自取死楊端和自小將如何入得城去王

翦曰俟交鋒之時乘其收軍汝可效敵軍打扮混入城中只看攻城

至急便往見長安君必然有變端和領計王翦當下修書緘訖付與

端和自去伺候行事專召桓齮引一軍攻長子城王賁引一軍攻而

開城王翦自攻屯留三處攻打使他不能來應好兵無應援樊於期

謂成嶠曰今乘其分軍之時決一勝負若長子壺關不守秦兵勢大

更難敵矣成嶠年幼畏儒謝泣言曰此事乃將軍但不但愚主裁勿